



九

陰

九

陽

金庸新著

九陰九陽
孰弱孰強
陰陽交合
稱王

44.562
JY
11
02

九阴九阳

金庸新著

(上)

长春出版社

(吉)新登字 10 号

九 阴 九 阳
金庸新 著

责任编辑：张中良

插 图：巨 峰

长春出版社出版
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
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
印张：24
字数：499 000

1993 年 1 月第 1 版
1995 年 7 月第 3 次印刷
印数：34101—41100 册

ISBN7—80573—816—5/I·153

(全三册) 定价：19.80 元

金庸新著《九阴九阳》

内容简介

此书以读者熟知的《九阴真经》和《九阳真经》相克相合为线索。取“九九”之吉，合阴阳之术，将天下武学与男女天伦合二而一，引入至高至妙的仙人奇境，以神奇想象和雄浑笔力道尽“一阴一阳谓之道”的玄理。大师风华再现，明君一望而知——

深山古刹，尸横遍地，每具尸体头上均有五个血洞！

天师教小顽女从明教总坛光明顶盗走圣火令，明教众魔头倾巢出动万里追杀，大理后人段子羽怜香惜玉，出手护花，于是“九阴白骨爪”重现江湖……

“九阴”出世，江湖色变！小煞星段子羽怀揣《九阴真经》，在武林各派争夺追杀中入主华山，戏弄天下，引起中原武林同明教及天师教的大混战……

大理段家，天性风流，段子羽行走江湖屡占桃花，武功修为巧借男女之合日臻化境。占小顽女之身而尽得天师镇教之宝“天雷剑法”；与丐帮小姐风流嬉戏而得授不

传之秘；与明教“圣处女”误结孽缘同坠高崖，巧得张无忌所藏《九阴真经》，乃于洞天福地龙虎交会，交合双修，“九阴”、“九阳”相融于极乐之境……

神功大成，再出江湖，恰逢张无忌从海外归来，于是两大绝世高手生死相搏，武林大厮杀鬼咤神惊！炎炎大漠血光冲天之际，“不死神仙”张三丰骤如天降，百年血仇终于化解……

“独孤九剑”、“六脉神剑”、“一阳指”、“蛤蟆功”、“乾坤大挪移”桃花岛绝学及北丐神功尽于“九阴”、“九阳”之中大放光华，再现先生“打斗”之神奇妙理，全然不同于时下武侠小说毫无章法的胡乱打杀。金庸武学，又绽奇葩！



段子羽忽觉两脚一紧，低头一看，只见坚硬的地面钻出几只手，扣住他足踝。他虎吼一声，极力上跃，扑扑几声，地下的人被带出地面。



韦一笑长啸一声，也不见他如何作势，已如星丸弹射般横掠出去，宛如御风而行，迅疾无伦。宋远桥等心下大为叹服。



周颠抚掌大笑道：“妙极，妙极。”说不得苦巴着脸道：“妙个屁，小娃子毁了和尚的法宝。”两手一晃，又多了两只布袋，一左一右，包抄套来。

目 录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回 | 九阴白骨现江湖 | (1) |
| 第二回 | 天师顽女洞室缘 | (19) |
| 第三回 | 老仆忠义贯白日 | (37) |
| 第四回 | 黑白追杀逢知己 | (56) |
| 第五回 | 恩仇茫茫无处觅 | (80) |
| 第六回 | 身陷华山做掌门 | (104) |
| 第七回 | 兰花拂穴女子功 | (128) |
| 第八回 | 群雄共计讨少林 | (150) |
| 第九回 | 九阴真经冥冥去 | (173) |
| 第十回 | 少年心性闯少林 | (206) |
| 第十一回 | 以阳克阴破奸谋 | (245) |
| 第十二回 | 难除大理风流根 | (263) |
| 第十三回 | 陡振雄风败蝠王 | (286) |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四回 | 英雄大会九阴功 | (308) |
| 第十五回 | 情援明月又乘龙 | (332) |
| 第十六回 | 玄冥淫恶天理彰 | (356) |
| 第十七回 | 天龙绝学复见光 | (375) |
| 第十八回 | 龙虎交合融阴阳 | (398) |
| 第十九回 | 三女山峰意参商 | (424) |
| 第二十回 | 血海深仇得雪偿 | (449) |
| 第廿一回 | 起死回天仗一阳 | (469) |
| 第廿二回 | 举目天涯何惶惶 | (493) |
| 第廿三回 | 九阴九阳争高强 | (510) |
| 第廿四回 | 昆仑三挫少林芒 | (534) |
| 第廿五回 | 怒惩天师昭日月 | (559) |
| 第廿六回 | 子羽大义存武当 | (584) |
| 第廿七回 | 明教武林重启衅 | (609) |
| 第廿八回 | 玉门关外莽苍苍 | (630) |
| 第廿九回 | 龙战于野血玄黄 | (652) |
| 第三十回 | 百劫魂归浩气扬 | (676) |
| 第卅一回 | 真人微言化苍桑 | (700) |

第一回 九阴白骨现江湖

这一年是大明洪武四年，战乱甫平，天下初安。经过多年的战火兵燹，城破庐毁，满目疮痍，流离失所的饥民更是填塞路途，处处可闻号夫啼娘的悲声，令人触目泪落，悲楚不胜。

咸阳古道上，有五人勒马缓缓而行，两位老者，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。两名老者是武当宋远桥、张松溪，中年夫妇是殷梨亭、杨不悔夫妇，少年是他们的爱子殷融阳。近些年，武当派声名更盛，如日中天，派中弟子遍布中原，势力之雄除少林外，已无抗手。宋远桥、张松溪、殷梨亭三侠更是声名藉甚，派中有事，其座下弟子已能代师服劳，是以近些年来，江湖上难得见到他们的行踪。此番三侠联袂下山，分明是有大事发生。

一月前，一名武当三代弟子回山禀报，他在陕西宝鸡金台观附近，遭到两名不明来历的中年人的袭击，两名中年人武功路数极是怪异，凶猛狠辣，这名弟子眼见抵敌不住，行将就戮之际，张三丰忽如神人天降，出手打发了这两人，救了他一命，随后便飘然离去，这名弟子快马飞奔，赶回武当山禀报掌门俞莲舟。

俞莲舟、宋远桥等得知此讯，直是欢心踊跃，却也有几分忧虑。喜的是恩师四海云游多年，杳无音讯，此番仙踪又现，说不定还有相见的机缘。忧的是几年来，武林中忽然出现一批形踪诡秘，高深莫测的人，他们专门袭杀各大门派的成名高手，手段毒辣，凡是与他们朝过相的，绝无生还之理，是以各大门派损折了不少精锐，却连对手是什么样子，什么派别，什么目的都一无所知。

武当派的弟子遭遇袭击，尚属首次，俞莲舟等已不敢等闲视之。这名弟子在师傅和师叔伯面前，把那两人的武功招数演练出来，饶是宋远桥于武学知识广博之至，也看不出来眉目，只觉这招式倒也堂堂正正，却与各门派的武功全无瓜连。几人商量议定，由宋远桥率张松溪、殷梨亭夫妇走一趟陕西，一来请师傅回山，二来也查访一下这批神秘人的路数。

堪堪已是日落时分，几人正行之间，一阵马蹄声在背后响起，如狂风骤雨，气势惊人。大家矍然一惊，勒马回看。张松溪道：“乖乖，莫非是那个主儿找到头上来了，六弟，你护住弟妹和孩子，这些人我和大哥来料理。”殷梨亭尚未答话，十几匹马已闪电般冲至面前，一见到几人，戛然而止。马停得太急，希聿聿一声长嘶，人立而起，马上骑士紧贴马背，显是骑术精良，十几匹马竟一色是大宛名驹。

宋远桥，张松溪俱是一怔，马上人的衣袍上都绣有红色火焰，分明是明教教众，当先一人矮矮胖胖，正是明教厚土旗使颜垣。

颜垣于马上抱拳道：“宋大侠，张四侠，殷六侠，在下

身有急务，不能下马见礼了。”不待宋远桥答话，续道：“几位可曾见到一位身穿白衣的姑娘，十七八岁的样子？”宋远桥摇了摇头。

颜垣一见他摇头，又一抱拳道：“后会有期。”十几匹马风驰电掣般离去。

杨不悔乍舌道：“我原以为颜旗使他们只是挖土掏洞拿手，不料骑术也如此精湛。”张松溪叹道：“不知哪家哪派得罪了他们，看来又要有一番龙争虎斗了。”宋远桥摇头道：“未必如此，若是与人约斗，不会如此张皇其事，更不会这么舍命地追一位姑娘。不知搞什么玄虚。”杨不悔皱眉道：“莫不是教中失窃了重宝，他们是追窃贼的？”

说话间，天色已全暗下来。几行人出不远，只听得砰的一声，一枚彩花在夜空中炸开，五色缤纷，煞是壮观。彩花起处距这里约两里，推算起来，正是颜垣一起人所放。这是明教紧急招呼同伴的信号，显然颜垣一行人遭逢强敌，力所不支，才放出信号求援。

殷梨亭感到好生为难，若前去援手，明教之敌自然是各名门正派，若袖手不管，却于妻子这面说不过去，因为杨不悔的父亲杨逍如今正是明教教主。他望望大师哥，张松溪和杨不悔也都看着宋远桥，宋远桥沉思片刻，决然道：“颜旗使是条好汉，既然有难，我们理当驰援。”五匹马登时放足疾驰，空中彩花虽已落下，出事地点还是测度得出的。

五人盞茶工夫便已赶到，到得近前，俱都惊愕万分。一片旷地上已成了修罗场，清冷的月辉下，但见先前不久还龙精虎猛的十几条好汉此刻尸横遍地，人人脸上都有一种

惊诧、恐怖的神色，脑中汨汨流出鲜红的血和雪白的脑浆，视之令人作呕。一阵清风吹来，每人都不禁打了一个寒战，游目四顾，却又空无一人，宋远桥等武当三侠皆是久经阵全仗的武林名家，如此惨酷的局面却也并不多见。

宋远桥和张松溪跃身下马，逐个检视死者伤口，也颇有几分侥幸心理，希望能有尚未毙命之人，以便从其口中得知凶手是何等样人。检视一过，二人大失所望，心情多重之极。颜垣等人俱是头上一处伤口，似是被指爪透穿而入，宋张二位见闻广博，于武林人物的武功家数大多了然于心，此刻却想不出有哪位人物具如此指力，能洞穿头骨，而且顷刻间连毙二十余名好手，均是一击毙命。宋远桥自忖武功得尊师张三丰所传有六、七成谱，却也无此能为。

殷梨亭在马上沉声道：“大师哥，这就是九阴白骨爪。”宋远桥等又是一惊，九阴白骨爪之名并不陌生，可这些人只有殷梨亭亲身领教过，他当年险些丧命在前峨嵋掌门周芷若的九阴白骨爪下，虽事隔多年，仍记忆犹新。

殷梨亭提气喝道：“是周芷若周女侠吗，武当宋远桥、张松溪、殷梨亭在此，请现身相见。”这一声传将出去，直震得荒野嗡嗡作响，老远处仍回荡着他的声音。

殷梨亭近些年来虽然娶美妻，生娇子，席丰履厚，事事顺遂，这内力的修为丝毫不敢怠忽，益见精纯。

宋远桥凝声道：“六弟，只有峨嵋周女侠擅此功夫吗？”殷梨亭道：“只有她一人，自她失踪后此术已绝，不想今日在此重现。”

殷梨亭的喝声止息后，四周仍寂无声响，一阵阵清风

吹过，吹得众人毛骨悚然。

远处忽有人喊道：“是武当三侠吗？”宋远桥高声应道：“正是，尊驾何人？”张松溪、殷梨亭不由得手按剑柄，准备拔剑而搏。

只见远处一道青影如一溜青烟般滚滚而来，疾如电闪，逝如轻烟，宛如御风而行，随风声送来几个字：“在下韦一笑。”

大家只感眼睛一花，青影闪得几闪，已至面前。张松溪竖指赞道：“多年不见，蝠王轻功犹胜往昔，真是老而弥健，佩服，佩服。”

韦一笑青袍，布履，容颜依旧，似这类急奔在他而言已是家常便饭，是以呼吸仍甚均匀，武当诸人大是叹服，蝠王轻功独步海内，确然名下无虚。

韦一笑一看到地上尸体，神情大变，心中之震撼较诸武当三侠尤甚，检视过伤口后，颤声问道：“宋大侠，你们看到是何人下此毒手吗？”

宋远桥道：“说来惭愧，我们看到颜旗使的求援信号后，不过一盏茶工夫赶到这里，哪知别说救援不及，连凶手的影子都没看到。”杨不悔道：“韦叔叔，教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，连您老人家都亲自出马？”

“咳，本教的人可丢大了。不悔姑娘，令尊倒是安然无恙，可是圣火令却被人盗走了。连对方的什么样子都一无所知，等到我们发觉，便飞起教中高手，分路追赶，总算发现得早，一路上又是换马又是换人的猛追，在金沙江畔毙了两人，夺回两枚火令，另一支在星宿海也夺回两枚圣火令，我们在西宁追到一名十七八岁的女子，被她逃掉，又

衔尾追到这里，人追丢了不算，还折了这些兄弟的性命。”言罢叹息连声，脸上神色痛苦之极。

远处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，荒野寂寂，叫声格外清晰，韦一笑长啸一声，也不见他如何作势，已如星丸弹射般横扫出去，宛如御风而行，迅疾无伦。宋远桥等人心中叹服，想不到韦一笑的轻功竟随年齿而俱长，似乎没有止境。复又想到这世上居然还有一人的轻功高于韦一笑，这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。

无论武当诸侠不约而同地运起轻功，衔尾直追，惟恐韦一笑孤身犯险，恐遭不测。按说以韦一笑的身手，无论遇到怎样的险境，全身而退并不甚难。但在这鬼气森森的荒野中，大家竟都为韦一笑暗捏一把汗。

韦一笑疾冲之间，一座壁粉斑剥，破烂不堪的古庙现于眼前，古庙周围野草迷离，花香浮动，愈显得凄迷、诡异。

古庙之中接连传出几声惨叫，这惨叫声中隐含着巨大的恐怖，似是遇到极为可怖的洪荒怪兽。

韦一笑热血上涌，身形不停，直冲进庙中。他生平最喜恐怖刺激之事，愈有刺激，愈干得兴高采烈，若是平平常常，反倒索然无味了，这姜桂之性，弥老弥辣，丝毫不减。

待他冲进庙内，最后一声惨叫嘎然而止，月光中，只见一名教众直挺挺立着，两眼圆睁，眼珠直欲凸出眶来，头上一只手掌贯顶而入，那只手掌缓缓拔出，指上红白掺杂，犹冒着蒸蒸热气，那名教众僵然直扑，现出一张惨白冷酷的脸，一身白衣在夜风中微微拂荡，竟是一名弱冠少年。

轩敞的殿堂上十几具死尸与颜垣等人死状无异，人人圆睁着眼，眼珠凸出，露出恐怖绝望的神情。

韦一笑倒冷静下来了，问道：“这些人都是你一人所下的毒手？”

那少年神色不变，冷冷道：“正是。”随手在一具死尸身上揩抹手上的血迹。

韦一笑怒到了极点，身影一晃，轻飘飘拍出一掌，正是他成名绝技“寒冰绵掌。”这一掌全力而发，十余丈的距离更是一掠而至。

少年不虞他身法如是之速，掌尚未到，已是寒气沁骨，心中大骇，蓦地里身子横移三尺，百忙中还反攻出一爪。

韦一笑“噢”的一声，也是感到意外，这一招猝发猝至，早已算准对手除了出掌硬挡，别无他途，不料却叫他逃了开去。眼见一爪攻来，不敢怠忽，脚下一飘，已绕至少年背后，仍是拍出一记“寒冰绵掌”。少年转身不及，故技重施，身子又横移出三尺，反攻出一爪。

其时宋远桥等人早已赶到，见到这少年的怪异身法，都“噢”了一声。

那少年被韦一笑两次急攻，不但先手尽失，还险些丧了性命，那两下横移，实是竭尽生平之力。当下急攻出两爪，韦一笑对他的九阴白骨爪也是颇为忌惮，飘身闪开，两人又形成了对攻的局面。

宋远桥等人见场中爪影飞舞，两人身法俱是快捷如风，一往一来，霎眼间已拆二十余招。那少年不过十八九岁，居然能于劣势下扳回局面，而且与韦蝠王对攻二十余招不露败象，委实匪夷所思，大家都啧啧称奇。